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四百三至五

詳校官起居注主事臣顧宗泰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潘奕雋

謄録監生臣莊承簪

謄録監生臣徐　莊

明文海卷四百三

餘姚黃宗羲編

傳十七

義士

杜環宋濂

杜環字叔循其先廬陵人侍父一元游宦江東遂家金陵一元固善士所與交皆四方名士環尤好學工書謹飭重然諾好周人急父友兵部主事常允恭死于九江

家破其母張氏年六十餘哭九江城下無所歸有識允恭者憐其老告之曰令安慶守譚敬先非允恭友乎盍往依之彼見母念允恭故必不遺棄母如其言附舟詣譚譚謝不納母大困念允恭嘗仕金陵親戚交友或有存者庶萬一可冀復哀泣從人至金陵門一二人無存者因訪一元家所在問一元今無恙否道上人對以一元死已久惟子環存其家直鷺洲坊中門內有雙橘可辨識母服破衣雨行至環家環方對客坐見母大驚

頗若嘗見其面者因問曰母非常夫人乎何為而至于
此母泣告以故環亦泣扶就坐拜之復呼妻子出拜妻
馬氏解衣更母濕衣奉糜食母抱衾寢母母問其平生
所親厚故人及幼子伯章環知故無在者無所附又不
知伯章存亡姑慰之曰天方雨雨止為母訪之苟無人
事母環雖貧獨不能奉母乎且環父與允恭交好如兄
弟今母貧困不歸他人而歸環家此二父導之也願母
無他思時兵後歲饑民骨肉不相保母見環家貧雨止

堅欲出問他故人環令媵女從其行至暮果無遇而返坐乃定環出布帛令妻為製衣衾自環以下皆以母事之母性褊急少不愜意輒詬怒環私戒家人順其所為勿以困故輕慢與較母有痰疾環親為之烹藥進匕筯以母故不敢大聲語越十年環為太常贊禮郎奉詔祠會稽還道嘉興逢其子伯章泣謂之曰太夫人在環家日夜念少子成疾不可不早往見伯章若無所聞第曰吾亦知之但道遠不能至耳環歸半歲伯章來是日環初

度母見少子相持大哭環家人以為不祥止之環曰此人情也何不祥之有既而伯章見母老恐不能行竟紿以他事辭去不復顧環奉母彌謹然母愈念伯章疾頓加後三年遂卒將死舉手向環曰吾累杜君吾累杜君願杜君生子孫咸如杜君言終而氣絶環具棺槨殮殯之禮買地城南鍾家山葬之歲時常祭其墓云環為晉王府録事有名與余交

史官曰交友之道難矣翟公之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

情此非過論也實有見于人情而云也人當意氣相得時以身相許若無難事至事變勢窮不能蹈其所言而背去者多矣況既死而能養其親乎吾觀杜環事雖古所稱義烈之士何以過而世俗恒謂今人不逮古人不亦誣天下人哉

書博雞者事 高啟

博雞者袁人素無賴不事產業日抱雞呼少年博市中任氣好鬬諸為里俠者皆下之元至正間袁有守多惠

政民甚愛之部使者臧新貴將案郡至袁守自負年德易之閒其至笑曰臧氏之子也或以告臧臧怒欲中守法會袁有豪民嘗受守杖知使者意嗾守即誣守納巳賕使者遂逮守脇服奪其官袁人大憤然未有以報也一日博雞者遨于市衆知有為因讓之曰若素名勇徒能藉貧孱者爾彼豪民恃其貲誣去賢使君袁人失父母若誠丈夫不能為使君一奮臂邪博雞者曰諾即入閭左呼子弟素健者得數十人遮豪民於道豪民方華

衣乘馬從羣奴而馳博雞者直前捽下提毆之奴驚各亡去乃褫豪民衣自衣復自策其馬麾衆擁豪民馬前反接徇諸市使自呼曰為民誣太守者視此一步不呼則杖其背盡創豪民子聞難鳩宗族僮奴百許人欲要篡以歸博雞者逆謂曰若欲死而父即前鬭否則闔門善俟吾行市畢即歸若父無恙也豪民子懼遂杖殺其父不敢動稍斂衆以去袁人相聚縱觀歡動一城郡録事駭之馳白府府佐快其所為陰縱之不問日暮至豪

民第門捽使跪數之曰若為民不自謹冒使君杖汝法也敢用是為怨望又投間𪁪污使君使罷汝罪宜死今姑貸汝後不善自改且復妄言我當焚汝廬戕汝家矣豪民氣盡以額叩地謝不敢乃釋之愽雞者因告衆曰是足以報使君未耶衆曰若所為誠快然使君寃未白猶無益也愽雞者曰然即連楮為巨幅廣二丈大書一屈字以兩竿夾揭之走訴行御史臺臺臣弗為理乃與其徒日張屈字游金陵市中臺臣慙追受其牒為復守

官而黜臧使者方是時博雞者以義聞東南高子曰余在史館聞翰林天台陶先生言博雞者之事觀袁守雖得民然自喜輕上其禍非外至也臧使者枉用三尺以讎一言之憾固賊盭之士哉第為上者不能察使匹夫攘袂羣起以伸其憤識者固知元政紊弛而變興自下之漸矣

錢可大 梁潛

可大名瑛姓錢氏本吳越王鏐之後歷廬陵刺史滙再

世曰和自廬陵徙吉水又四世曰程程之子誠可皆以科第有聲而可大之祖本和號梧岡先生者尤篤行之士也可大生十八月而孤稍長性穎敏年十三以書經中臨江路賞試既又中撫州路賞試然是時元祚日非紅巾盜起所在皆爭為雄長自至正丁酉五六年士大夫顛頓甚矣可大奉其祖及其母崎嶇以避之走廬陵之富田遷泰和之梅岡既又走其邑之大淵尋又奔雷川最後奔廬陵之李坑李坑路極險盜又追及之梧岡

被鎗不死縛之以行可大聞即冒白刄奔詐乞以身代盜并縶之可大詐不已捂罔亦哀詐其無子唯此一孫耳兩人因爭相代死情亦悲慘賊憐其意遂兩釋之可大方脫時其母尋亦被執而可大妻張氏翳伏叢薄中窺見賊已執其姑即自出迎謂賊曰我姑老矣請釋姑而縛我賊熟視良久即解縛其姑縛張氏張氏既就縛擲所攜袖中雙鞋與其姑訣曰婦無用此矣且行且睨其姑稍遠即罵賊不復肯行遂死之變故倉卒之頃

而一時憤然求死以全生者若素約然何其可悲也國
朝兵定有司以可大之賢凡三薦之皆以母老辭親既
没終身為之悲痛梧岡故所築樓可大每一登之輒流
涕因名之曰思樓其孝行篤至世葢少見也然其為頗
豪健慨然以氣自負鄉有劇寇甞殺人有司憚不敢捕以
屬可大可大立捕殺之年若干卒于家一子曰遂志今
以科第得官為山東按察僉事云
賛曰吾甞過錢氏所居其地今所謂錢塘者愛其山水

清曠同登高而望焉其南數十里外峻峯躍起視衆山特高云其北即宋丞相文信公故居也諸老人言丞相往事與史傳所記殊異因言可大之避亂也居其山下寂久其被執也亦幾不免余既壯其山川又聞可大事思其人而不可得也因為傳云

揚義士 張弼

天順間錦衣衛都指揮門達怙寵驕横凡忤之者輒嗾覘卒潛致其罪逮步考掠使無詰證莫可反異由是權

傾一時言者結舌其同僚袁彬質直不屈乃誣以重情考掠成獄内外咸寃之莫或敢發也京城有楊塤者戎伍之餘夫也素不識彬而為之上疏曰正統十四年駕留北廷廷臣悉奔散逃生惟袁彬一人特校尉之役乃能保護聖躬備嘗艱苦及駕還復辟授職酬勞公論稱快今者無人奏劾考掠備至罪定而後附律法司雖知其枉豈敢辨明陷彬於死雖止一夫但傷公論人不自安乞以彬等御前審錄庶得明白死者無憾生者亦安

臣本一芥草茅身無祿秩見此不平昧死上言遂擊登聞鼓以進彬仍送衛獄而達因是欲盡去異已者乃緩塤死使誣少保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李賢指使塤佯諾之達遂以聞命中貴會三法司鞫于午門前塤乃直述所言皆由已出於賢無預達計不行而彬猶降黜居第盡毀未幾英宗升遐言者斯劾達罪舉塤事為證達謫死南丹彬復舊職而代達總衛事成化初修英宗實錄稱義士楊塤云塤字景和其先某處人父為漆工

宣德間嘗遣人至倭國傳泥金畫漆之法以歸塤遂習之而自出己意以五色金鈿並施不止其舊法純用金也故物色各稱天真爛然倭人見之亦齰指稱歎以為不可及蓋其天資敏悟於書法詩格不甚習而往往有造妙處故其藝亦絶出古今既不避權奸為此義舉人亦莫敢以一藝目之有欲授之以官不就遂隱於藝以自高焉

華亭張弼論曰義者無所為而為合天下之公論者是

也使雖公論發之以私則其中已不義矣若塤者於彬無恩於逵無隙又非言官以圖塞責也特以公論所激挺身以突虎口其不死者幸也勇于行義何如哉然此公論具人面目皆能知之而高冠長裾號稱科第人物者乃低徊澳涊甘為之掃門捧溺無所不至而靦然自得誇譔于人何利害之移人乃如是其烈耶聞塤之風亦可以少愧矣予來京師師國子祭酒鄉先生陳汝同曰楊塤真義士也吾欲為之作傳先生没而傳未作

弼故補之不特為塤計也庶亦勵世之頑鈍無耻者云

吳叟　宗臣

叟蓋吉安人忘其名其里中有大猾家徒數百暴行里中里中人大患之然不敢上其狀于有司即上狀有有司亦怵怵焉恐變不敢問會流賊逼里中而叟遂聞諸其盧說曰公之暴行上下之所知也即有司懼不敢問假令部使者督千人捕公公能終拒之乎曰不能叟曰吾固知公之不能也公既不能何不因事自解亡論自

解且令里人德公其人跽曰唯父命之叟因執其手曰方今流賊四刼危急存亡之秋也公當此時誠能率其子弟擊賊賊必潰則里中莫不驩公公得以長豪里中無懼矣其人遂掀髯而起曰公無言吾當為公擊賊於是勒其子弟最強者百人人持梃急馳之而叟騎一驢從二蒼頭往贊一遇賊輒奮鬬自巳至未凡數戰殺數十人猾者稍倦矣輒命左右取水而叟心計賊既以殺數十人可無慮矣獨念此猾暴里中無巳時也不若因

其懈滅之遂從旁大呼我兵且退賊遂乘勝逐之悉殺猾之父子兄弟叟乃跨驢從二蒼頭揚揚歸也宗子曰嗟乎若叟者奇士哉奇士哉夫賊內外應至變也叟不用一兵不費有司一米調三寸舌取二賊若探之囊假令叟得時雲變設奇制敵豈復測識者哉而顧巖老叟焉惜矣惜矣郭黄門與余言余懼其逸故為之傳

阿寄　田汝成

阿寄者淳安徐氏僕也徐氏昆弟别産而居伯得一馬

仲得二牛季寡婦得阿寄阿寄年五十餘矣寡婦泣曰
馬則乘牛則耕踉蹌老僕廼費我藜羹阿寄嘆曰噫主
謂我力不若牛馬耶廼畫策營生示可用狀寡婦悉簪
珥之屬得銀一十二兩阿寄則入山販漆朞年而三其
息謂寡婦曰主無憂富可立致矣又二十年而致產數
萬金為寡婦嫁三女婚兩郎齎聘皆千金延師教兩郎
既皆輸粟為太學生而寡婦則阜然財雄一邑矣頃之
阿寄病且死謂寡婦曰老奴馬牛之報盡矣出枕中二

楮則家計鉅細悉均分之曰以此遺兩郎君可世守也言訖而終徐氏諸孫或疑寄私蓄者竊啟其篋無寸絲粒粟之儲焉一嫗一兒僅敝緼掩體而已嗚呼阿寄之事予蓋聞之俞鳴和云夫臣之於君也有爵祿之榮子之於父也有骨肉之愛然垂纓曳綬者或不諱為盜臣五都之豪為父行賈匿良獻苦否且德色也迺阿寄邨鄙之民衰邁之叟相發人撫髫種而株守薄業户祚彫落溝壑在念

非素聞詩禮之風心激寵榮之慕也迺肯畢心殫力昌振鎡基公爾忘私斃而後已是豈尋常所可及哉嗚和又曰阿寄老矣見徐氏之族雖幼必拜騎而遇諸必控勒將數百武以為常見主母不睇視女使雖幼非傳言不離立也若然即縉紳讀書明禮義者何以加諸移此心也以奉其君親雖謂之大忠純孝可也

甄義士　朱安侃

甄義士者名英字士豪陜以西人也生而虬髯鐵面雄
才英發善騎射喜任俠重然諾有古豪士之風常為人
排難解紛義氣激昂雖千萬徃矣鄉人徳之稱為義士
嘉靖中商於臨清日坐市門鄰左有王餅師者生於大
河之南僑居臨清以鬻餅為業其婦悍妬異常視其夫
奴臺然每詬詈之上及舅姑餅師但側立屏息而已常
持大杖撻之惟跪而俛首受責莫敢出聲義士見之扼
腕一日呼餅師謂之曰汝婦妬而無子詈汝先人其罪

大矣何不出之其人謝以貧而無能兼受制已久是不敢也義士曰汝若鬻此婦吾當買使西行多與汝金別娶良婦以續宗祧不亦善乎曰若鬻之柰其不從君去何義士大笑顧市人曰王餅師真奴才也汝但立券受金吾何患其不從哉衆力贊成之呼牙儈至義士與之十金餅師得金避之他舍義士袖鐵簡至門謂婦曰汝夫賣汝為我妾可從行婦出惡言義士揮簡擊之仆地連擊數下婦負痛從之是夜義士歸邸明燭端坐使兩

僕捽婦居前數之曰汝爲婦人昧三從之禮妬而凌夫詈舅姑死有餘辜矣婦跪曰吾前夫性柔善是以敢爾今旣歸君紡績烹飪惟命是從義士怒曰汝尚敢誑我耶命僕褫其衣俯而縛之地以荆杖自踵至頂鱗次撻之流血滿地又仰而縛之以馬箠從胸及足鞭之至午夜義士與僕俱卧次早方解其縛問曰汝尚敢凌夫乎婦叩頭出血誓死不敢義士遂呼餅師與牙人至以婦付之曰不責汝金吾收其券若能改過則永爲夫婦如

怙終不悛吾明年至當見還義士遂行次年至問之其居人曰自君為餅師治之即能執道甚恭雖比隣亦不聞其聲朝夕焚香拜舅姑之主已為良婦矣餅師夫婦至邸婦見義士股慄連叩其首義士遂還其券餅師設酒筵以謝義士避而不至矣

論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立世之道曰綱與常妻而凌夫則子可逆父而臣亦可欺君矣三綱不正則冠履倒置烏得為人

乎北鐵王惟誠氏遊梁為余言如是於乎聶政魯連世果無其人乎若王餅師者天下之懦夫也有一婦不能自治非遇甄義士豈能一日安其室哉甄子不惜十金除餅師之患而能以禮制慾凜凜然有烈丈夫之氣鄉人稱為義士也宜矣若使之乘軺建節受疆埸之寄必不吝千金縱反間以破敵豈有不忠于國者乎顧乃蚩蚩逐什一之利於闤闠之間也惜哉

潘布衣 徐熥

潘先生者齊人也徙居燕先生雖居燕而心不忘齊故自號海濱生云先生豐頤脩幹工騎射以武薦上司馬者三矣例得執金吾食萬户先生辭弗就竟以布衣老馬謂自古任俠之士如荆卿聶政劇孟郭解之徒皆以布衣起閭巷卒能赴士之阨困名聞諸侯豈必如信陵春申諸君藉有土卿相之富而後稱節俠也以故四方豪傑之士莫不延頸願交潘先生者矣先生不就職而名尤重于錦衣自執金吾大將軍而下至校尉之屬無

不嚴事先生者先生出片語罔不功令奉之同時有秦秘書者吳人也亦任俠自喜與先生深相結納以振人之急時京師為之語曰緩急可依潘布衣使氣不除秦秘書其重如此今上初年江陵相用奪情不解政柄吳趙二太史抗疏論劾自知疏上禍且不測時賓客滿座皆與兩公所善者兩公以身後為托彼此相視莫敢應者秦秘書仰天而嘆曰所不恤公之後者有如此日終不令公妻子死而吾獨生乃夜遣妻子與吳趙妻子間道

亡歸明日疏上忤旨吳趙果下錦衣獄時執政方以酷刑塞言者路獄具楚毒無不立斃杖下者秦秘書衣短後衣雜于隸卒中從旁睨視目眥幾裂又時時目攝掌獄者掌獄者心知為秦秘書也為之氣奪良久卒呼伍伯之屬從旁耳語故吳趙雖受拷掠無完膚得不即死而潘先生時已伺之門屏間矣及兩公曳而出氣息幾絶將命以巾車載歸而政府厲聲叱曰囚安能車遂委頓于地潘先生乃與一舍人力負兩公歸當先生少時

曾遇異人授禁方所謂萬金良藥也以一匕投搒笞者即甚糜爛無不立愈吳趙兩公以此得全骸骨執政聞之恚益甚尋出秦秘書為魯藩審理且將甘心潘先生矣潘先生了無所懼乃為書欲投執政數其奪情罪狀書成漫滅于懷者久之日夜於邑或繼于泣母夫人密知其事曰兒之所為濡忍而不發者豈以未亡人故兒誠能一言而悟執政吾死且瞑矣兒第往勿慮潘先生曰諾書遂上執政不聽然卒憚潘先生不敢有所中居

無何執政事亦敗先生得以自全自是任俠之士從潘先生者日益廣凡建言得罪之臣下錦衣者隂所全活者數十百人先生不以語人人卒無有知之者粤有士人謁選長安歳久而大窮困將粥其愛女以給饔飱先生偶見之捐槖中三萬錙以給之後士得官將以錢為報先生笑曰吾哀君困窮全其骨肉豈望報乎里中有相仇者即賢豪長者居間十數終不解得潘先生片言而罷四方賓客常鱗集座上不暇櫛食即鐘沈漏盡而

户外轔轔不絶毋夫人死自遠方送葬者幾千乘葢不減劇孟云

野史氏曰自古布衣稱俠者往往好剛使氣扞當世之文網如翁伯者流以睚眦殺人宜其及矣潘先生起自布衣然皆好行其德知與不知全活者衆其陰德厚矣不然當江陵之時柰何能免于虎口哉

柳燕 楊兆京

柳燕者雒陽人也嘗寓居金陵癸酉歲余亦遊都下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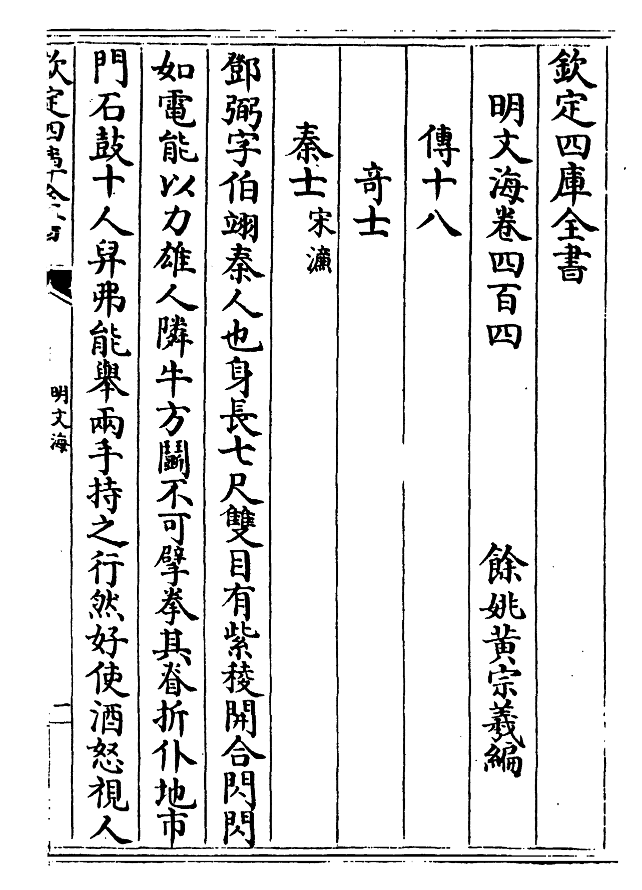
晚清秋氣肅余策馬出都門十里許見長楊下有數客席地擁歌姬傳觴歡飲余揮鞭不顧獨自遨遊馳騁長堤間旁若無人内有一客衣冠甚偉起就余曰君逸宕乃爾真可與言者余叩其姓名即柳燕也客曰我有逆旅在城東沿溪五里轉曲徑過第三橋白扉畫掩者是矣三日後城樓鼓動君可匹馬相尋余如期訪之則蒼頭俟門首曰主人相候久矣入門皆竹徑琅玕萬莖但聞鳥聲絶無人跡中有一石路委宛半里則朱甍峻宇

擬于王侯客下階握手甚歡瞬息珍羞羅列器皿皆奇
玩也酒酣拔雙劒更衣起舞迅疾如風時夜深月落星
斗參差此景非復人間矣余起行客長嘆曰此去相思
無限來年當訪於吳會耳余歸越歲不知其蹤跡及杪
秋望夜漏三下叩門聲甚疾余知為公延之入然觀其
容則悲涼激烈倍於昔矣余叩之曰君有所為乎客曰
君固有心人令將以相告也吾有故人在秦中始與為
刎頸交今死仇手余感之入夢及秦客來詢之不謬今

將萬里為報仇然此事非三年不可不遂必死之三載後君其訪我于逆旅故處死生將有所托也余許之遂躍馬疾去及期余往則風景依然柳笑迎道左曰君真信士然我事已濟矣邀入内復張筵痛飲酒數行有一叟黄衫白巾自外來不揖而坐良久不言惟彈鋏而笑柳目余曰彼異人無忽之也十年不彈鋏矣夜彈鋏必將有所事須臾忽果去不知所之夜將盡復來遂浮大白意欣欣甚自得柳叩之曰叟安之叟曰獨見不平事不

覺小年時伎倆復露耳客曰吾以叟久無意人間事矣尚如此情多耶酒闌余從容問叟曰如君輩海内有幾隱于何處叟曰何處無之俗眼覿面相失耳臨别欷歔泣數行下令不知寄跡飄泊何許矣因感其事而為傳

明文海卷四百三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卷四百四　　　　餘姚黄宗羲編

傳十八

奇士

秦士　宋濂

鄧弼字伯翊秦人也身長七尺雙目有紫稜開合閃閃如電能以力雄人隣牛方鬭不可擘拳其脊折仆地市門石鼓十人舁弗能舉兩手持之行然好使酒怒視人

人見輒避曰狂生不可近近則必得奇辱一日獨飲娼樓蕭馮兩書生過其下急牽入共飲兩生素賤其人力拒之粥怒曰君終不我從必殺君亡命走山澤耳不能忍君苦也兩生不得已從之粥自據中筵指左右揖兩生坐呼酒歌嘯以為樂酒酣解衣箕踞拔刀寘案上鏗然鳴兩生雅聞其酒狂欲起走粥止之曰勿走也粥亦麤知書君何至相視如涕唾今日非速君飲欲少吐胷中不平氣耳四庫書從君問即不能荅當血是刄兩

生曰有是哉遽摘七經數十義叩之弼舉傳疏不遺一言復詢歷代史上下三千年纚纚如貫珠弼笑曰君等伏乎未也兩生頋慘沮不敢再有問弼索酒被髮跳叫曰吾今日壓倒兩生矣古者學在養氣今人一服儒衣反奄奄欲絶徒欲馳騁文墨兒撫一世豪傑此何可哉此何可哉君等休矣兩生素負多才藝聞弼言大愧下樓足不得成步歸詢其所與游亦未嘗見其挾册呻吟也泰定末德王執法西御史臺弼造書數千言袖

謂之闍卒不為通弼曰若不知閫中有鄧伯翊耶連擊踣數人聲聞于王王令隷人捽入欲鞭之弼盛氣曰公奈何不禮壯士令天下雖號無事東海島倭尚未臣順間者駕海艦互市于鄞即不滿所欲出火刀斫柱殺傷我中國民諸將軍控弦引矢追至大洋且戰且却其虧國體為已甚西南諸蠻雖曰稱臣奉貢乘黃屋左纛稱制與中國等尤志士所同憤誠得如弼者一二輩驅十萬橫磨劍伐之則東西至日所出入莫非王土矣公奈

何不禮壯士庭中人聞之皆縮頸吐舌舌久不能收王
曰爾自號壯士解持矛鼓譟前登堅城乎曰能百萬軍
中可刺大將乎曰能突圍潰陣得保首領乎曰能王顧
左右曰姑試之問所須曰鐵鎧良馬各一雌雄劒二王
即命給與陰戒善槊者五十人馳馬出東門外然後遣
弼往王自臨觀空一府隨之暨弼至衆槊並進弼虎吼
而奔人馬辟易五十步面目無色已而烟塵漲天但見
雙劒飛舞雲霧中連斫馬首墮地血涔涔滴王撫髀驩

曰誠壯士誠壯士命酌酒勞弼弼立飲不拜由是狂名振一時至比之王鐵槍云王上章薦諸天子會丞相與王有隙格其事不下弼環視四體歎曰天生一具銅觔鐵肋不使立勲萬里外乃槁死三尺蒿下命也亦時也尚何言遂入王屋山為道士後十年終

史官曰弼死未二十年天下大亂中原數里人影殆絶元鳥來降失家競棲林木間使弼在必當有以自見惜哉弼鬼不靈則已若有靈吾知怒髪上衝也

王冕 宋濂

王冕者諸暨人七八歲時父命牧牛隴上竊入學舍聽諸生誦書聽巳輒默記暮歸忘其牛或牽牛來責蹊田父怒撻之巳而復如初母曰兒癡如此曷不聽其所為冕因去依僧寺以居夜潛出坐佛膝上執策映長明燈讀之琅琅達旦佛像多土偶獰惡可怖冕小兒恬若不見安陽韓性聞而異之錄為弟子學遂為通儒性卒門人事冕如事性晚冕父巳卒即迎母入越城就養久之

母思還故里冕買白牛駕母車自被古冠服隨車後鄉里小兒競遮道訕笑冕亦笑著作郎李孝光欲薦之為府史冕罵曰吾有田可耕有書可讀肯朝夕抱案立庭下備奴使哉每居小樓上客至僮入報命之登乃登部使者行郡坐馬上求見拒之去去不百武冕倚樓長嘯使者聞之慚冕屢應進士舉不中嘆曰此童子羞為者吾可溺是哉竟棄去買舟下東呉渡大江入淮楚歷覽名山川或遇奇才俠客談古豪傑事即呼酒共飲慷慨

悲吟人斥為狂奴北游燕都館秘書卿台哈布哈家台哈布
哈薦以館職冕曰公誠愚人哉不滿十年此中狐兎遊
矣何以禄仕為即日將南轅會其友武林盧生死灤陽
惟兩幼女一童留燕倀倀無所依冕知之不逺千里走
灤陽取生遺骨且挈二女還生家冕既歸越復大言天
下將亂時海内無事或斥冕為妄冕曰妄人非我誰當
為妄哉乃攜妻孥隱於九里山種荳三畝粟倍之樹梅
花千桃杏居其半芋一區薤韭各百本引水為池種魚

千餘頭結茅廬三間自題為梅花屋嘗倣周禮著書一卷坐卧自隨秘不使人觀更深人寂輒挑燈朗諷既而撫卷曰吾未即死持此以遇明主伊吕事業不難致也當風日佳時操觚賦詩千百不休皆鵬騫海怒讀者毛髮為聳人至不為賓禮清談竟日不倦食至輒食都不必辭謝善畫梅不減楊補之求者肩背相望以繒幅短長為得米之差人譏之冕曰吾藉是以養口體豈好為人家作畫師哉未幾汝頴兵起一一如冕言皇帝取婺

州將攻越物色得冕寘幕府授以諮議叅軍一夕以病死冕狀貌魁偉美鬚髯磊落有大志不得少試以死君子惜之

史官曰予受學城南時見孟寀言越有狂生當天大雪赤足上潛嶽峯四顧大呼曰遍天地間皆白玉合成使人心膽澄澈便欲仙去及入城戴大帽如簁穿曳地袍翩翩行兩袂軒翥譁笑溢市中予甚疑其人訪識者問之即冕也冕真怪民哉馬不泛駕不足以見其奇才冕

亦類是夫

南宫生 高啟

南宫生吳人偉軀幹博涉書傳少任俠喜擊劍走馬尤善彈指飛鳥下之家素厚藏生用周養賓客及與少年飲博遨戲盡喪其貲逮壯見天下亂思自樹功業乃謝酒徒去學兵得風后握奇陳法將北走中原從豪傑計事會道梗周流無所合遂泝大江遊金陵入金華會稽諸山蒐覽瓌怪渡浙江汎具區而歸家居以氣節聞衣

冠慕之爭往迎候門止車日數十兩生亦善交無貴賤
皆傾身與相接有二軍將恃武横甚數歐辱士類號虎
冠其一嘗召生飲或曰彼酗不可近也生笑曰使酒人
惡能勇吾將柔之矣即命駕往坐上座為語古賢將事
其人竦聽居樽下拜起為壽至罷會無失儀其一嘗遇
生客次顧生不下巳目攝生而起他日見生獨騎出從
健兒帶刀策馬踵生後若將肆暴者生故緩轡當中道
進不少避知生非懦儒遂引去不敢突冒訶避明旦介

客諸生謝請結驩生能以氣服人類如此性抗直多辨好箴切友過有忤已則面數之無留怨與人論議斷必勝然援事析理衆終莫能折時藩府數用師生屢策其雋蹶多中有言生於府欲致生幕下不能得將中生法生以智免家雖貧然喜事故在或饋酒肉立名客與飲啖相樂四方遊士至吳者生察其賢必與周旋欵曲延譽上下所知有喪疾不能葬療者以告生輒令削牘疏所乏為請諸公間營具之終飲其德不言故人皆多

生謂是婁君御原巨先而賢過之久之稍厭事闔門寡將迎闢一室度歷代法書周彜漢硯唐雷氏琴日遊其間以自娛素工草隸逼鍾王患求者衆遂自閟希復執筆歆慕靜退時賦詩見志怡然處約若將終身生姓宋名克家南宮里故自號云

贊曰生之行凡三變每變而益善尚俠末矣欲奮于兵固壯然非士所先晚迺刮磨豪習隱然自將履藏器之節非有德能之乎與夫不知自返違遠道德者異矣

王古直　李東陽

王古直名佐字仁輔後去車為甫古直其所自號以號行世居台之黄巖今分太平縣地也少為詩及行草漫遊京師有鄉人坐事者古直候諸官官并捕候者詢其拏甚急古直甘侵辱竟不言所在入刑部獄獨暴立烈日不與衆囚伍李主事廷美異之檢衣帽間得柯學士諸詩問之曰爾能詩耶使賦日影詩成縱之歸長揖而出獄吏皆大笑然古直亦自是得名與今侍郎黄定軒

侍講謝方石友善嘗主方石方石以憂去主林給事克沖克沖使海國主王員外存敬存敬亦出使主定軒子主事汝修然亦不恒在卒然求之莫得也旅食三十年無僮僕不置釜甑有大籠五六惟詩畫數百幅中貯壺酒晨出飲一再勺已復鐍之以去上元節京師燒穤汁為瓶以貯少畜魚旁映屏燭通明可愛俗呼為泡燈古直買置謝館日玩弄而兒戲一日誤觸碎意怫然不樂曰吾平生家計在此今蕩盡矣方作章書值掾吏至曰

遽敗吾興羣掾欲毆之或俾自為計古直曰我固當毆毆則我名益彰一日遇途竟被毆獨袖手承之以歸亦不以屑意也或勸使仕大言曰我來為爵祿圖也盍科舉乎則笑曰安得以少年處我嘗在酒所嘆曰此亦功名事業也顯靈宫道士請主師塾館餼甚厚閱日忽辭去曰安能矻矻操朱墨坐几案間乎克冲之使欲與俱不果或問之故曰彼不吾彊吾安能為彼行邪自古大賢聞人不渡海者何限海豈必渡然後為快也其性氣

屹屹不肯為人屈類此然意度率直内不為蹊徑遇所會意欣然忘去人亦以此樂之

為說者曰方石先生嘗云天地如許大中間可喜可嘆可怪可笑事何所不有可勝道哉沈按察仲律嘗值古直詢其邑里名跡不置古直曰公不須問大抵奇怪人也其亦善自道耶周官稱四民班固表人物列九等魏晉以來中正第九品予雅知古直然不能目其為何如人也作王古直傳

唐仲言李公起　陳衍

唐仲言名汝詢華亭人世業儒仲言生五歲而瞽未瞽時聰頴絕倫方在乳保即能識字讀孝經成誦及瞽但默坐聽諸兄呫嗶而暗識之積久遂淹貫婚冠既畢年方盛壯益令昆弟輩取六經子史以及稗官野乘皆以耳授顛末原委默自詮次純類瑕瑜剖別精核蓋從章句之麤以冥搜微緲心畫心通罔有遺墮矣于是遂善屬文尤工于詩海內人士踵門造謁仲言每一晋接歷

久不忘與之商榷今古超邁諧暢繼以篇什語新韻協千言百首成之俄頃而音吐鏗然使聽者忘疲予姪門徒輩從旁抄錄一字亥豕輒自覺察不可欺也間亦出遊凡中原吳楚之區山川里道亦能記憶為客述之予嘗邂逅之于金陵見仲言貌甚寢而心極靈雖十有目者不能一當其瞽異而敬禮焉再讀其唐詩解其所掇入古文以為箋註者自習見以及秘異遡流從源搜羅畧盡然必先經後史不少紊淆雖詩賦之屬所援引亦

從年代次序之如某字某句秦漢並用則必博採秦人不以漢先詳贍致精有若此也所著有編遂集姑蔑集及唐詩解共若干卷行于世然其造就未有已也當予晤言時為萬歴戊午仲言年四十餘矣

李公起名埈鄞縣人父子靜官侍御出案遼陽卒于任公起墮地而聾雖聾岐嶷孝弟父母篤念之髮及額聞侍御公訃號慟蕉晝夜咽枯而嘶凡五日水漿不入口遂啞免喪始盡取先世藏書縱讀之不足則懸金以購

又不足則從他藏書家抄録積至數萬卷手自讐校雖
凌寒溽暑弗倦也既聾而問難辯證之路永絶凡有疑
義俱于經史中沈酣翻覆嘿自剖析專力致精無有罔
殆詩獨喜賈浪仙築石洞祀之時念誦為賈島佛性好
客郵筒走天下四方學士大夫聞其名亦樂趨之賓主
倚案相通以筆有問奇者則載紙往黄虞以前天地以
外纚及農桑微如佛老迨國家所有旂常典故户口邊
疆叩之必應咸盡精覈或既書與客又自尋繹幽奇畢

呈終無遺軼轉更遐暢矣晩年尤好種植竒花異卉常
滿堦庭舍旁有斐園竹波軒青蘿閣諸勝咸與客遊處
性既寧澹好學之外嗜慾益清反覺口耳為煩也行世
有盟鷗集郢雪編永礐録研史凡若干卷大都清新俊
逸兼兹二美六根具足者鮮能造其堂室矣長子名立
身方在庠序亦有文學

賛曰維誠與孝心通于天黜形内炤神觀洞然公起紈
懿仲言静専髙凌霄漢深及泉淵彼有耳目孰窺其全

李一足　王猷定

李一足名夔未詳其家世有母及姊與弟貌甚癯方瞳微髭生平不近婦人好讀書尤精于易旁及星歷醫卜之術出嘗駕牛車車中置一櫃藏所著諸書逍遥山水間所至人爭異之天啟丁卯至大梁與鄢陵韓叔夜智度友自言其父為諸生貧甚稱貸于里豪及期無以償致被毆死時一足尚幼其母銜冤十年姊適人一足亦婚母召其兄弟告之一足長號以頭搶柱大呼母急掩

其口不顧奮身而出斷一梃為二與弟各持伺仇于市不得往其家又不得走郭外得之兄弟奮擊碎其首仇眇一目抉其一祭父墓前歸告其母母曰仇報禍將及乃命弟奉母他徙别去時姊夫為令于兖往從之會姊夫出姊見之驚曰聞汝擊仇仇復活今遍跡汝其遠避之為治裝贈以馬一足益恚恨乃鐫其梃曰没稜難砍仇人頭遂走騎走青齊海上見漁舟數百泊市米一足求載以濟捨騎登舟渡海至一島名高家溝其地延袤

數十里五谷豳少居民數百户皆蛋籍風土淳朴喜文字無從得師見一足至各率其子弟往學焉其地不立塾晨令童子持一錢詣師師書一字于掌以教之則童子揖而退明日復來居數年積錢盈室辭去附舟還青州走狄邪不旬日錢盡散終不及私由遼西過三關越晉歷甘涼登華嶽入于楚抵黔桂復歷閩海吳越間各為詩文記遊二十載乃反其家仇死所坐皆赦母亦没登其墓大哭數日不休自此以後足跡徧天下恨未入

蜀會鄢陵劉觀文除夔守招之同下三峽遊白帝綿梓諸山著依劉集一卷然其弟自母喪不知所在一日欲寄弟以書屬韓氏兄弟投汴之通衢韓如其言俄一客衣白袷幅巾草履貌與一足相似近前揖曰我張太羮也兄書已得言訖不見辛巳李自成陷中洲諸郡韓氏兄弟避亂至泗上見一足于塗短褐敝屣鬚髮皆白同至坡黎泉談笑竟日數言天下事不可為問所之曰往勞山訪元真韓笑之一足正色言曰此山一洞風雨時

披髮鼓琴人時見此三國時徐庶也約詰朝復來竟不果甲申後聞一足化去先一日徧辭戚友告以遠行是日鼻垂玉筯尺許端坐而逝袖中有周易全書一部後數月濟人有在京師者見之正陽門又有見于趙州橋下持梃觀水佇立若有思者韓子智度不妄言人也述其事如此

論曰從來古今相傳神仙之事往往多怪誕而一足為報父仇遂仙去然則神仙必由于忠孝哉吾獨怪其以

擊仇不死悲憤竟竄身海外復極幽遐遼遠之游夫豈

專避禍亦其志之所存終不能息安也卒之既化而持

挺觀水得道之後此心不忘不亦悲乎然事之濟否則

天也子房博浪之恨千載而下可勝道哉

明文海卷四百四

明文海卷四百五

餘姚黃宗羲編

傳十九

名將

湯引勳　程敏政

湯引勳字公讓濠梁人其曾祖佐高廟取天下是為東甌襄武王引勳少負才好使氣貌類河朔人兩髀髎然鬣奮起如戟年十五六入學為生徒日記數萬言學有

舊版文千餘字引�騎馬過一日成誦應天尹下學傳籌名諸生引勯獨後至當笞大呼折尹聲撼庭木尹愧憤卒笞之引勯攘袂走出學門題詩府署合扉上有從今袖却經綸手且向江頭理釣絲之句遂去學出遊江湖上凡吳越閒豪家富室爭延致之周文襄公轉運江南聞其名名之至曰王孫能作啓事否引勯請紙筆即席具狀幾萬言類宿構者又切當世務文襄奇之上書薦其才有文武具驛名赴京時于少保方督諸軍請試

之立引勣將臺下萬卒環視于公摘古今將畧及諸史中事舉以問引勣應對如洪鍾不能屈左右嘖嘖歎賞于公亦撫掌曰吾子誠有才入對以為錦衣衛百户正統末英廟北狩朝廷遣使通問已命中書舍人趙榮擇可副者衆舉引勣詔以千户如北渠大師托克托布哈問中國事云何榮未及對引勣前語之又特於坐上箕踞岸幘朗誦其所著籌邊論其帥色變既出謂中國譯者曰彼髯何為哉恨不殺之耳景泰中詔舉將才胡忠安

公言引勱才可用進署楷揮僉事時典兵者多忌引勱不令治事引勱亦時時歎息其功名不偶放浪詩酒間京師人率以為狂所與游最善者侍講徐有貞教授馮益太醫劉溥英廟復位有貞入用事然亦陰嫉其材不推薦之引勱亦不登其門天順中校事者甚横李文達公多裁之而文達嘗召引勱與語引勱張口論天下事及古今成敗一坐盡傾文達愛其才將薦之校事者遂摭拾引勱往年在江南受賕事下之獄怒而辱之引勱

詬罵不絕口至詆之為奴然引勷實出息于人而不立券無以自白遂謫為民荷校出都城故人有唁之者引勷仰天笑曰吾子以指揮為足榮一湯引勷耶掉首行弗顧成化初遇霈恩復官再用言者言詔以裨帥出守孤山堡孤山在延安西敵歲入之守者多以軍敗黜引勷得詔曰噫吾死矣夫孤山無城郭有他郡之來戍者七百人戰則為僨軍守則為怯敵如此雖諸葛武侯復生亦難乎免矣抵鎮草封事數千言大率謂朝廷宜先

城孤山聚糧糗募死士又移書當路言狀遂憤憤吐殷血數升卧不能起丁亥敵入寇主將閉城門不出兵敵大掠子女而東引勣怒髪上指曰死國分也力疾起戎服跨馬率麾下百餘人邀敵於境上力戰數十衆寡不敵遂死山下是年八月也引勣為人軒豁倜儻直欲起古豪傑與之友視世之瑣瑣者以為齷齪不足與語好以氣雄人不問名位卑顯有不可意奮然去不顧或遂罵之至其人面赤不少貸甚有捶之者江陰知縣弗利

于民將受代引勳率少年數人直入縣廳反縛之狀其罪送上官上官大駭并收下獄凡數歲會赦乃得釋夏郎中時正嘗于宴上與之蔵鉤不勝而怒語侵引勳引勳就坐上捽之下拳之蹴之衆客為之股栗又嘗過友人家見道士在坐與語不合而罵之道士不知其引勳也稍稍有憾色引勳捶之幾死與人言出入經史子籍中縱横闢闔隨意所如有問古名將者引勳以張巡岳飛為第一其人曰岳將軍則聞命矣張雎陽何如人引

勳瞋目曰予不觀其對令狐潮之語乎卿未識人倫焉知天道自唐以下誰有為此語者其所見如此詩豪邁奇偉如風雨晦冥中電光翕焱使人不敢正視又如雷斧斷崖石下墜不測之淵觀者褫魄每就人席上操觚立成數十章有名能詩者多為其所懾或不能措一語以遁平生著述有五雲清唱風雅遺音東谷集千餘卷無子史官曰予少與引勳遊知其人使不死為大將將數萬兵出陰山其功名當不在古豪傑下顧獨膏血草莽中

天也或者謂引勳類太史公所謂游俠乃大不然引勳行事雖若任俠然扣其所得朱家郭解直奴才耳烏足以比引勳哉

乾隆御覽之寶

明文海卷四百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四百七十六

詳校官起居注主事臣顧宗泰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潘奕雋

謄録監生臣徐　莊

明文海卷四百六　　　　餘姚黄宗羲編

傳二十

名士

甘元望 熊過

髦俊之士世不數出即多困蹇又不然則夭折以死竒衺庸妄者皆是也而能久且復顯榮覩往記可徵也是固天道哉予聞之天地道栽培傾覆不忒彼髦俊者非

所獲罪也而困蹇而夭折以死是將何道哉將風漓俗偷不足以壽斯人抑天之所寳在斯人之名非困蹇夭折以死則不足警瞶瞶者耶夫以困蹇夭折以死而欲以警瞶瞶者則夫何仁於瞶者乃至斯極耶或者適罹其會皆未可知也嗟夫天道遠又安所徵耶乃傳甘生傳曰生蜀產也名春霖字元望其先世自楚占籍富順世有聞人故甘於鄉遂為著姓矣生早慧特出性放逸不可制每自小學歸則必廣行顧塗淖中不懼父封君

不善也而語於師截竹為筒盛水其中使之持盈往來馬約溢則罰之生置之田間而歸人不知也入學則以授其師師亦莫能究詰多其程期以困之卒亦莫能得稍長喜觀莊老百家之言既乃喜易又因以達於諸經視世之文詞蔑如也正德乙丑予侍家公宦於秦丁丑予兄公安府君落第自秦携予還蜀是時予年蓋十二矣公安語之學予多自張辭以為弱者莫已若也公安數舉生勵予予亦不知有生歲庚辰公安持其陶侃論

示予予曰韋令之時有少年如此者乎是謂河溟之富珍藏海錯探之而不盡也是謂陰符握奇本以師真而統紀不亂也是謂玉科金簡雜見並出獨守師説折諸聖者也要其終以當吾蜀之材將王子淵之流乎公安亦曰韋有是哉韋蓋淵盖之間盛稱也予自是乃知以生自勵不待予公安也他日公安復得其武帝論蓋稱其前云辛巳歲生與予試於有司予以次第在先今思之何可及生也而能加之哉是時生與予同舟予獨喜

與生語生亦顧獨喜與予語人或謂之煩也則入舟尾嘖嘖不休逖稱古往而尚友之不為游言也蓋至是予始知有生歲壬午與予俱試皆不入第生憤曰吾且為鵬鯤吾視南溟何有哉今者吾困矣蓋天也視其色如土予笑曰鼓瑟者不必能吹竽吹竽者不必能鼓瑟也語其時是瑟與竽之不齊也黄白而尊之者木也其斷諸溝中者即木也語其材是草與木之齊也理有難持而勢或易工蓋有命焉何子之不達也居數日乃報生

病矣亟省之生不能出也始與予約講學至是報書曰我不佑我未能即伏也且白少須暇之予後與予公安學於域西精舍中道出生廬下每往還必省之笑語移時乃别癸未夏五月報生不起矣距生時盖二十二年予往而哭如有亡焉後聞其他於其兄大夫士皆曰生居常自厲甚苦與人奕敗則勃然不恱每見人書善則日夜臨搨不休常下帳不出者二三歲徵詞奥義多所自得也生負其材以盛年出之謂必得志乃竟以一蹶

而亡嗚呼生固好勝者哉使生能自寛解以至於今不能顯庸其身則其名稱亦當睟然振人矣遽如許豈不哀哉生娶雷氏少生數歲性慧而婉生歿將自經以隨曰元望數善士不忍負也諸姒婦持之得不死遂不食諸進樂者還而勸之飲曰吾即生將何為也卒亦不飲越十許日亦死人曰生有婦矣

論曰舉子業行而能自拔者鮮矣談經取老生猥語尺寸守之不敢過飾說以干縣令非諸儒之舊也元望葢

數嘆若有志焉終以早歿不果遂其初若元望者豪傑之士歟觀雷婦之行而望之刑家者可知已

詩社四友傳　彭輅

余當嘉靖丁巳之歲自刑曹拂衣歸適與吾嘉詞翰之士四人偶聚所謂四人者戚希仲元佐項子瞻元淇精嚴寺僧冬谿方澤故三塔僧西洲正念也正念姓糸出於吳而方澤者漁家任氏子也正念壯時嘗遠游抵京師貴谿相夏公言見其扇上立春詩欣欣草樹皆生意

落落山林有棄材夏公曰此僧欲官乎名之見試以南泉斬猫趙州栢樹子兩公案念所論次合指授之一都綱而世宗自臨御以來崇玄修齋醮斥髡緇無所用之即有高禪大師不得謁禁籞賜紫方袍如先朝故事念每厭薄其官有舒行人者聞念説詩解頤欲親就之而念接舒禮意衰簡舒不悦去後舒擢御史按浙行部至嘉而念適假還人有惡念訐其僞造章罪至死者舒曰此髡素狂佻固宜有是坐之法後事雖得白以罰鍰不

且淹繫郡獄會辰州近山王公守郡余為之言而王公亟呼釋念捐俸金二十償之時則念之年長矣余乃邀念宰詩社而并拉希仲子瞻屢憩集方澤之山房擬題摘韻賡唱叶和不三數日間也四君與余聚晤團欒莫逆歡甚謂可優游卒歲矣有頃念病且死希仲登進士除儀制旋以世宗廟祀竣遷太常少卿暫休澣還而奄忽捐舍子瞻以太學謁選得上林監事都下無薦揚者踽踽鬱鬱雄心銷盡而羈紲未能遽歸獨方澤留里閈

又病足不出戶棄翰墨之藝而專力于禪㮣盖吾道孤而騷雅之趣索然矣先是王公語余曰子日稱詩固善第不治生奈貧何諸扦文網有足為公腴潤者不惜為借三尺也余謂丈夫即貧餓死安能異顏佞口向人干乞乎已王去余益窘遭故姻設穽投石悉鬻其便利田廬彌困頓無聊借使四君無恙余亦不能從游如昔歲希仲效節官下持清白不黷於賄利書法繪事種種臻妙而性酷好文余語之曰古昔詞人墨客往往濡毫立

就未必皆鏤肝劌腑而成君今思大苦恐非所以養壽命度歷紀希仲曰曩吾晨起入部輒偕蒲州楊君以行楊本生貴彼所乘馬千金而吾乘下駟也及鞭之而前則取道不異故知人貴焦勤砥礪何必敏者而後文也然希仲竟以著述故沉緜不起今梓青藜集行世集中宗藩議五塋諸志及烟雨樓賦則英英瑰麗矣予瞻淵沉閎廓其器度天下士也工字畫硯刓筆墮爰逼二王片楮寸牘嘉人珍之自少熟文選其於詩也深哉思密

功練而拘閡一隅者率未之知尤長于模寫物色其詠牡丹明月鏡中匀粉澤露華臺上沐蘭膏暮檻畫披新濯錦粧臺故作不歸雲又百舌巧語百般方選樹殘聲幾度別更枝此人所膾炙嘖嘖見褒許者大都子瞻詩家居多恬逸宦邸多激烈悽惋繹其言可以識其人也方澤資分奇雋網羅浩博貫穿馳騁于梵藏繹典六經子史之間詩方盛唐體格而不喜剪刻藻繪余嘗愛其唁岳武穆日月尚懸南返駕闗山未死北征心又絶句

南山頭陀白雪眉自言曾見前朝時于今看到人間去惟有江流無盡期然集中結撰此類亦夥難以句摘篇數也正念之為詩也造詞凌脫意表似玄鶴丹鳳度海浮空譚六朝初唐而輕子美暨大歷諸彥獄中無事則詩更精以悲其艾虎發語世蓄三年病門懸五日時雄風吾不競猛勢爾何為又七夕之篇九死人間豺虎圍六看天上女斗磯庭乞巳嬿方俗巧旌招惟冀客魂歸余讀其詩愴然憫之因慨慷而言之王公者緊此也希

仲有子世其業子瞻諸郎咸紹明藻藝不減子瞻方澤
趨然高遯為叢林宗仰門弟多有傳其觀心空寂之學
者獨念也進不得之於官退不得之於僧生計牢落棲
栖寄食人間以死而其徒又莫之嗣凡與念知識皆痛
惋傷之
外史氏曰天之生才也實繄其以鴻漸之翼困燕雀者
不少二僧既泯泯而子瞻纔一命又寄迹苑囿委吏讀
其金臺諸作涕流矣希仲晉列卿以文章熠熠紳間收

聲價軒軒意得而竟夭促若中奪其齡焉此何以故將彼蒼之於才士匪育之實雖之也余憐四君志操各翹然有以自負非泛泛唼喋若水中鳧者故叙而著之

明文海卷四百六

明文海卷四百七

餘姚黄宗羲編

傳二十一

高隱

坦上翁 李默

坦上翁年八十餘常披褐扁舟往來太湖間湖中人不識也入城郡輙繫舟峴山隱處郡大吏造請不能得予自浙左轄被名過湖物色遘之則前司空劉公麟也司

空晚居故鄣之南垣不知者輙呼為垣上翁云翁字元瑞本安仁人先世以武功起家累調南京廣洋衛副千户世敦德誼至翁始以經術舉應天登弘治丙辰進士是時外戚張氏貴幸頗驕横骫法臺諫擊之逮治甚急翁與同年歸安陸崑抗章申救敬皇為之霽威事尋得解稍除刑部主事進員外郎以才選録畿内囚所疏雪寃痛無慮數百人老吏謝弗及轉郎中擢守紹興漢劉寵故處也在郡精核廉敏甫五十日郡聲大和會逆瑾

衘翁出守不修謁猶擬郎中時瑣細廢為編氓郡人爭致賵金翁曰勤苦諸君吾治不逮前劉敢蒙一錢惠耶既去越人肖翁像為小劉祠語在大宗伯王公華記中時與湖名士吳玩施侃龍霓定交因徙居于湖山人孫太初亦以羈旅入社湖中風雅稱中興馬瑾誅起知西安遭內艱去郡其得秦人心與却賻賵無異越時服闋遷陝西叅政屬關內飢冦數深入朝遣貴臣督兵將厚賦軍興諸司莫敢持異翁曰靖邉以為民也飢年加賦

内難獨不可恤耶使者色沮會有赴闕陳訴者命與參
政共圖其便議遂寢翁亦嚴戢侵漁括逋負邊儲竟以
不乏踰年擢雲南按察使謝病歸嘉靖更化起為太僕
寺卿擢副都御史廵撫北畿復引疾章三四上始得請
時論方高翁才節再起為大理寺卿改刑部右侍郎尋
陞工部尚書水衡泉貨之府高潔士頗避之翁咨白吏
部盡選才廉充曹任仍請築外帑刷四司之財貯之特
銓主事一人與臺臣同典出納上嘉翁意賜庫名曰節

慎自是財無氾出吏有廉名實自翁始凡工部上供率
闕内府所見徽輙淆典式不受覆覈翁條上最甚者十
二事得旨裁之中貴人用此切齒會上遣近璫督造龍
袍于蘇松翁謂尚衣自有常供請停便上以為忤勅令
解職久之猶以顯陵工薄遽奪官追前過也翁既斂德
嘉遯益遠世紛里中不復知有鉅公其于文能沖泊雅
澹之詞發瑰瑋奇崛之氣要眇之音穠纖之色皆冥輿
神會書法宗義獻以還尺牘片簡人爭寶之至與人談

詭往往出徵辭臻妙趣雖蒙孺俚生咸樂自近云早叅
玄理兼達天命嘗請浚川王公廷相預作墓銘令聰明
色澤彌老不衰其天全也惟不貪生故能長信矣心慕
樓居無力築作友人文内翰徵明為寫層樓圖遺之常
懸置北壁下命之曰神樓賔至則陳法書名墨以為娱
叩以時事即不答公卿臺僚騰章交薦翁不知也雅性
清約疏布自喜獨事繼母曳遇異母弟鳳尤篤恩禮先
人田廬悉以委之其不以豐約累志如此初翁僦居溧

陽予嘗遣門人候之翁引至卧內見四壁惟掛書數束他無長物又二十年觴予於峴山逸老堂了無宿具臨以乳羊博市沽風雨蕭蕭欣然達夜惟其真也默所觀古今人好名檢者或鈌理略富文藻者或寡風節兼之實難若翁者彬彬文質君子也翁子二牖序克世其家所著詩文奏議凡若干卷

贊曰坦上翁自為郡守至大卿數棄官以去朝廷慮不時起輙以右職徵之國家獲尊賢之名士大夫勵恬退

之節天下莫不歌詠盛美蓋見索林公俊以來所希睹也晚節齟齬膏屯未施豈不惜哉黙以為翁掞文似公幹治罪似士安剛分不撓似器之至于廉約省素家無貲積位列三事以功名始終此與東牟劉祖榮何以異哉世稱二劉不其然乎

百花主人　陳鶴

主人者姓滕氏山陰人也性好植百花百花亦以人為主云主人故世家嘗以經術求仕達時尚推移故其業

亦淹落不進主人志益勵尚益高遠而其行益不能隨人上下一日主人嘆曰世道何紛更且今昨即不相似耳煞卒相似者非眼底百花誰邪于是主人始闢圃聚花得名花數百種遂陳列次第為王為魁者羅之中庭妖而奴者列焉因蔓以為屏聚卉以為砌高而實者為林短而羣者為籬品繁而色異蝶欣而鳥疑四時一春香艷不斷主人暇則帶書坐花下琅然高誦四顧落落惟百花與主人傾心相笑若默解主人意者時或雨霽

或月出天上客必携酒扣主人門問百花孰為先開否主人亦指點一一客一一皆滴酒稱賞相樂抵醉不復知主賓為誰也主人常具席邀詞友蕭柱山朱東武陳海樵楊秘圖柳少明徐天池六子過看花時秋暮菊綻黃紫纍纍主人乃携樽集籬傍少明子舉杯謂主人曰天道當蓐收造物何復相泄而華衫畢見豈若是富哉主人曰非也我種花因得夫造物之理矣凡物生禀氣氣淺者而用先之故感于春者皆爍然而興霎然而靡

耳惟吾菊得其厚者焉乃能含元抱貞歷寂待時有若嬰處胚内混蒙而無覺也一值其候始蠢焉具萌各出夫造化之所授羣聚林立嚴霜不能變其芳寒飈無以挫其質有若吾類後時進榮功施而節崇又如善與之士合久而義者是菊之積于始而顯于終也豈子所謂違天道而泄造物邪秘圖諸君皆欣然進曰主人論菊而闡造物之玄因玄喻道而得成人之義然則主人之愛花葢混其形而俱化者夫豈托物而逃焉已哉主人

聞其言拍掌而笑諸君亦就醉別去明日各為文記主人天池有菊花牡丹諸賦少明有生香不斷序柱山東武有詩歌吳長洲文太史邑大夫劉司馬汪諫議聞而皆寄詩嘉其事海樵子既為歌而復作其傳曰余嘗觀世之人矣一凡性有所之則好惡不得以並用也樂其玄者妬其素尚其黃者遺其朱天下皆是也而豈若所謂百花主人哉顧世不恒遂斂跡甘淡逍遥百花之中同風一臭萬象而皆春不以黃紫易其視不以盛衰二

其心達四時之化與造物相周游順時候委枯榮樂天真而不疑吁若主人者亦足貴矣吾知風吾後世賢達繼作其必有叙述百花主人之事者焉

玉峰子 王漸遠

玉笥山在大江之西新淦之東其北漫為閣皂又其北之北為麻姑皆道書所謂洞天福地者也諸山惟玉笥最高最奇勝實為仙靈之奧神明之區也世傳黃帝采玉于此山遂以名其下有八竅南竅惟羅浮匂漏其東

竅惟武夷金華諸山西之北曰盧阜曰大小酉北之西曰太白青城八竅各為一宮鎮于四維惟玉笥居中其上多白璧其下多琪草玉芝靈鳥異獸其陽多丹藥其陰多神瀵道人玉峰子居之玉峰子貌癯而神朗外若朴野多遊於羅浮羅浮道士咸不識之久之又遊于燕京燕京之人復不識之後賣藥于穗城市上兒童見之皆狂笑愚弄之玉峰子不為改焉嘗過於廣之大夫士家大夫士疑其有道相與閒而求焉玉峰子終不言嘗

嘆而笑曰世所謂海上三神山亦大謬也洞天福地皆在人間金丹大藥俱集吾室舍常以求異背耳目而探幽杳世之方士誤之也茍泊而求之冥而迴之虛其心實其腹不入煩惱離諸苦毒自清自靜萬物自正何慮何思神明自期夫無事即仙也城市皆隱也故物物不物於物神神不汩其神是之謂真人旹鬩者亦不知異然而喜而狎之其所賣藥市之者往往奇効好集古物人玩而持去亦不吝或邀之遊即隨至旬日不倦未嘗

以事辭故人亦重之愛之玉峯子姓程名堯卿字良佐玉峯其號也青蘿王先生曰予見玉峰子於穗城觀其言語冠服飲食悉如常人未始異也獨好焚香几坐室内汛掃必淨嘗與登青蘿頂夜半盤膝石上仰天大笑若有會於懷者問之弗應可謂奇矣然其闢諸方士謂蓬閬三山皆世所謬傳其歸要於絶欲去妄復其虚静為仙道之本殆與廣成老聃之言合為世開一大障誠有道之士也然混於市廛人未之覺所知者獨其迹焉聃

氏所謂被褐懷玉者其謂是歟其謂是歟

漢逸民 周祚

前漢書無逸民傳後漢書則載向長逢萌周黨王霸嚴光井丹梁鴻高鳳韓康法真龎公沒其名則有野王二老漢濱老父陳留老父諸逸民皆出後漢書考其人實多前漢所遺前漢立國二百一十餘年培植生養風氣民俗猶足復三代不散之淳故其時率多高士非如遭秦虐焰士類化為豺狼少有智識莫不奮庸走佐高祖其

不屈僅見四皓二生要其出先秦之上而非秦之可抱持者也漢遭新莽奪國不甘之心難辱之節一何多耶出而少仕往往有梅福龔勝薛方高蹈遠走視新莽之爵禄真若狗豕之餘食唾棄不顧雖至於死而不悔不可得仕而深山窮谷之中大海長江之濱又有周黨嚴光之諸賢亡其名者又有野王漢濱陳留之諸父吾於是而推當時不可得見并亡其辭又豈無有如野王諸父而止於三人其名迹不能上達於天子下顯於郡邑

又豈無有如周黨嚴光之儔而止於諸賢下可同於諸父又焉能知其必無哉夫士甘於隱逸其傳不傳固不足為士惜也然思西漢祖宗培養之厚方欲遺子孫以見其得士之效其為子孫乃不能用而反棄之如隨珠卞玉委置沙泥荆棘之間而人不知誠可惜也嘗觀氣之為也其始也未嘗不暢及其次則平其後也未嘗不鬱及其甚則激故漢之養士其惠文之時則暢武宣之時則平逮其哀平之時則鬱至於後而范滂李膺諸人

則鬱久而激是亦勢使之而誠氣為之也當周遷之時王政不立然而文武之禮樂政教猶有沾濡浸漬之潤故孔子有曰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猶有丈人接輿晨門耦耕猶有荷蕢傾蓋當時逃遯不復孔子有不可得見者抑必復多其人而不止於是也降自戰國乃始縱而激蕩而高甘殺赴死真若得聖人成人之旨若激湍走海圓石下峻欲障之有不可得其亦氣使之固然也書曰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詩曰

衡門固非士所甘也上無堯舜之君則寧肥遯考槃不以有盡之身而試無益之死此天下不可無賢士而可無逸民不可無逸民而可無義士多義士則必戰國之末東漢之衰世益有不可為矣故為范滂李膺猶不若嚴光周黨然其氣之必致於是者蓋有人力不可以回也孔子之道相傳於子夏子夏後流而為莊周源遠本喪道衰弊生固其然也予深有感於漢之逸民焉

三逸士　邵圭潔

粤逸有三焉一曰雋逸言乎才也二曰豪逸言乎情也三曰遺逸言乎遇也余所論三逸士者盖人兼是三者焉言才則可憐言情則可思言遇則可憫余所親知不少而茲三士者真逸儔也齷齪猥瑣充斥行路而三士者乃皆露晞柳凋不可作矣傷哉乃述其畧為之傳

吴子諱某字致之名臣文恪公曾孫父某官至大理少卿抗疏諫毅皇南巡貶滇中有忠直聲致之其季子也致之少從宦遊每所經處輙紀覽其山川形勝自束髮

即厭呫嗶讀古人詩刻意吟詠復臨摹晉唐書法紙筆山積日揮灑千紙不如意者火之自是所作詩篇書法清邁遒勁多可傳者出則蹻衣駿馬詩囊酒榼不離左右人爭慕之匪謂其貴公子也一日少卿翁遊於西郊別墅方會客飲有仇家者集家衆聚薪環其廬將加火馬翁覺之莫禁也一僕從竇潛出還報時致之兩兄皆遊學京師致之獨號呼入縣治擕一尉策兩馬倩徒百餘人疾往解之執其仇之為魁者以歸撲殺之竟構成

獄致之坐是以死死且曰吾為報父仇至此無悔也
王某字于成祖某仕為工部主事父某考城令于成少
失母多病父憐其弱即輸貲入太學父亦早背家故稱
雄漸以稅役就落于成悉力以支諸異母弟俱孤幼訓
之若子父歿後治其室廬墳墓益加整闢園亭植名花
卉蓄鼎彝清玩入其燕室觸手可愛賓至輙留連旬日不
忍釋所出茗饌悉精絕園有古梅廿株枝極扶疎花時爛
如瑤林月暗之夕懸燈如星集所知愛歡賞達旦家且依

山遇佳辰未嘗不攜客遊遊則舞裾歌扇班草盤石性少
飲然飲必沾醉醉後有吟亦清峻可誦家人以多累墮門
户勸之仕乃不得已授興國州判官未行卒年四十有一
顧某字汝隆邑之宛山人界於無錫又為無錫人顧在
錫稱鉅室汝隆祖某父某復再振貲甲于里中汝隆少
有異質臨文揮翰清敏絶俗性倜儻豪邁不憚費情或
有所種義或有所激即揮千金無難色與人處開襟期
傾動無曲腸遇當意即濁醪粗糲歡笑絶倒不當意雖

羅珍列鼎亦褰裳弗顧家御過侈聲伎常左右供設惟其所擇念父遠宦建保親塔於宛山之顛費以千計闢怡老園待父之歸中列名卉奇石廻廊複閣飛甍刻棟費以千計所蓄法書名畫牙籤錦囊庋置几列費亦以千計談議風生土苴富貴清技方友延納無倦性喜飲興至輙盡一斗醉則浩歌長嘯或頽然藉草而卧達旦客散則綺羅金玉狼籍不問也後抱心疾揮霍不如意輙裹足謝客自托於酒竟以是病瘵卒

邵子曰遯非中行之謂也乃君子亦有取焉宣尼之思狂士莊周之貴達生夫是類也

程山人 四谷山人倢一䴥

倢子曰自昔通人介士曷嘗不並列天壤乎今時俗尚通而畸人則靡述者何也以貴耶則禔禍有常貴以安耶則章甫多後責彼楩楠中規矩𣝗櫟棄繩墨中也者貴也棄也者賤也卒之所貴有不受虔斵者乎而賤者以全且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則龍蛇棖棟而不異廣

莫嵁巖而不異廟堂則奚貴奚賤哉以余所覩程山人則隱而見身賤而道貴者也有以自列於後世豈與彼枯槁寂寞者同乎哉傳曰山人程氏歙人也世家臨河之上名詰字自邑幼負奇氣不肯為諸生曰令仕道如吾身焉用是百骸臣妾我也去讀書慨然曰適吾適足矣且吾寧能萬斛之舟而浮於江湖乎不能也然則併木之泭以游乎溪渚之間真吾所宜於是人從而稱之泭溪泭溪云山人既自詭以為昔賢遠遊肆力其文常

寓諸山川於是泛錢塘道吴門淮南以歴宋魯之都却棹荆郢泝沅湘經粤與閩以歸卧山中久之又起適汴西抵秦晋登太華賦詩出大梁持謁空同李先生一見語合先生曰子之詩異時以散置名家不别矣自是海内士争序論山人詩而山人亦益從横作者之塲矣又二年遊武當出漢襄漢襄棗陽王賢下士山人奉書踵門曰江左布衣竊聞大王之高誼善文章且夫南面稱孤而不挾貴以甲天下之士天下士莫不願摳衣秉籌

大王之門者其服膺久矣嘗以為男子生而弧矢志四方故每聞奇山水輙不遠萬里而命駕天下九州涉歷其七所在瑰奇文儒之彦畢造討究指歸況茲際風雲之會乎伏謁待罪殿下昔梁孝之於鄒枚陳思之有儀粲單詠瑣語猶足耀當時駭後世大王盛悳越梁陳遠甚儻不以長揖拒某或其人也王即延山人入禮之上客明年山人遊蜀蜀士皆禮敬山人有飛霞子韓懋者瀘奇士也致書山人甚恭山人答其書千言畧曰某放

浪不羈人也從遊名山令二十稔自惟小局於管窺大拙乎觚用計乃在選長林卧大壑撰一家言以托不朽使隱眪窮卿不專美於前廼區區素抱也蜀中由是益奇貴之山人家故饒遊既久則盡糜其囊金貲落而窶也意度自若與所善鄭玄撫十五人結社於天都詠愈豪天都者黄山最高峯也常有霞縈焉則又稱霞城山人居十六年而安平故人朱君曰藩投書願割田資山人使耕射陽墟中山人嘆曰吾計息肩是矣廼復當就

食射陽之墟乎然山人高朱君為一往至則延之涇上之園居九月會淮漲田半湛溺慨然曰曩吾志固不在是因謝決去依黃山云山人性方直與人語必達其志然頗擇交寡耦非深知山人山人不為之盡詩集若干卷傳於世

論曰觀山人自遯於舟檝而汜泭嘗曰我猶有瓠之慮也其拙於用大明矣及讀其賦又何感憤之深也與語上下古今泓博流宕固瞷於世故將非知其大而守其

小知其巧而守其拙者耶余家海上習見漁者遠浮至不虞即欲膠其舟而不得廼知山人非乏濟勝才也而夷猶於卜居者意念深矣

逸老　侯一麐

夫古之逸民謝帝臣而樂野處去富厚而甘賤貧者可不謂性哉余緬想其人未嘗不咨嗟之也廼今日而觀周先生行年七十餘家貧不為苟得賣藥都城之市口不二價雅善鼓琴知琴者咸以絶倫坐者視先生未嘗

鼓而音出手間蓋忘其為琴者也海内士大夫鉅公翕然歸之或造門或屈先生至其邸舍頽然也當武皇帝之南廵先生時甫弱冠一日詔善鼓琴者中貴人舉先生至帝前從容拂絃跪奏曰臣願上禹會塗山曲夫禹後堯舜而王萬國執玉帛會塗山無非事者先生亦欲因此悟帝意帝聽其音亦喜且令待詔從至北都縉紳士大夫知之多欲引薦者先生力請乃放還嗟乎以蓬戸編氓未嘗見天子一旦望清光七校之前而能不震

慴而又發揚其音以動帝意既合夫人亦孰不欲乘時邀富貴然卒辭而返此與古逸民何異哉或曰先生之返以思母也其平居常痛父不逮幸而逮母而又不幸貧獨恃所入藥錢以供蔬菽必夫婦親之時一擊鮮而恨不常有也朋友徵召遇甘旨即惕然念母終不敢嘗主人恠問之亦竟不言也必為母具厚味乃往母後聞恚曰兒何乃專口腹養我耶晨夕必盡敬每旦焚香祝天畢既拜其母乃出返而面游有方如是者三十餘年

母壽八十八乃終循行如一日云

俟子曰夫逸民高蹈豈必一跡哉菽水而腴於鼎食斑斑之衣而不以金紫易蟬蜕乎噐埃鴻飛乎冥冥賢矣夫賢矣夫

膠東二高士　周思兼

周子守膠東之明年以政暇遊覽諸峯觀大澤之雲酌漱玉之泉登雲臺之麓挹聖母之水喟然而嘆曰美哉此古膠東之國也山川靈秀之氣萃於此矣意者其必

有奇傑雋偉高出世俗之士生於其間乎吾願得而師事焉王生懐祖崔生廷楓對曰膠東僻處一隅無有也不然其張公鉞乎然張公貴矣不然其梁生萬斛乎斯人者庶乎其公之所謂高士耶周子曰張公之高奈何王生崔生對曰張公昔嘗為清苑令大有廉名監司罷重而旌異之因戒之曰爾信廉然能保其終乎夫汲水於盎其始非不澄且澈也久之鮮有不腐者爾信廉矣盍思保其終乎張公抗聲曰水可

腐鉞不可腐也監司為之大慙公性剛愎與物多忤有
請托者非特勿聽且加罵焉人以是多怨公七年入考
績或奪公之輿訴于銓部發公輿得荳石餘他物無有
也銓部曰嗟乎張令賢若是耶此固吾之所願見彼訴
者奚為者耶由是罪訴者而愈益賢公遂入補郎署尋
出守常德歷官三十年家無餘資周子又問梁生之髙
王生崔生對曰梁生初遊庠校每試常為多士之冠膠
東守劉公重其才聘為子弟師供之酒食梁生弗食饋

之禮梁生不受劉公怪且異之而弗能彊也無何丁母憂哀毀甚得疾久不瘥家益貧棄舉子業鬻蔬有憫梁生之貧而多與之值者梁生輒怒罵不受或誤多與之梁生曰爾與我直多吾不受也吾還汝有熟識梁生者或遇梁生於途其人貧賤人也梁生立與語少頃去其人富貴人也梁生輒避弗見或時鬻書則題其上曰是書值若干如其數與之則梁生受之或多與之梁生輒怒曰吾鬻書人也非梁生也爾多與我是浼梁生也

梁生不可受也急還之久之人皆知為梁生梁生入市攜其蔬謂人曰是值若干人輙與若干知其不貳也梁生之圃不為藩人亦弗盜有憐梁生而為之治圃者梁生輙與之直或不受則梁生怒曰爾更無治我圃由是鄉人之父老與郡之大夫士咸思所以厚梁生而莫敢致也是梁生之行也周子曰斯人也是吾之師也夫夫陳仲子郝子廉吾始以為戰國人也秦漢人也令之人無有也廼令復有斯人耶使天下皆得斯人者為之也

天下其有弗治耶吾幸待罪於膠東也而又聞斯人之風焉吾於張公師廡焉於梁生師介焉膠東其有弗治耶斯人也是吾之師也夫然則梁生安在王生崔生對曰梁生之居去郡四十里其土下其地僻車馬弗至也夫子必欲造之則弗使知之知之彼必避不見也周子從之辟儀衛造梁生之廬梁生聞之先期遁去周子曰嗟異哉此何人耶其所謂泄柳歟叚干木歟其有所慕歟嗟異哉此何人耶吾不圖膠東之僻而有斯人也吾

待罪於膠東而獲遇斯人焉茲又幸也雖然使斯人生於秦漢時則必與泄柳叚干木諸賢並稱使斯人而生於通都大邑則必名顯天下使斯人生於膠東也而膠東得賢守則亦能揚斯人之名惜乎膠東之僻而生斯人也而守又余也斯人雖賢其孰知之於是周子仰而嘆王生崔生皆嘆周子因題其壁曰靖修高士命王生書之歸而作膠東二高士傳

明文海卷四百七